

仇池國志

李祖桓

李祖桓

仇池國志

书目文献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0694



1070694

仇 池 国 志

李祖桓 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5插页 220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1201·36 定价：1.85元

DOS2/30.

内 容 提 要

仇池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氐族建立的一个政权，持续了三百多年。因长期无专书介绍，故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李祖桓同志用了几十年时间，搜集了散见于各史书中有关仇池政治、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的零星记载，加以分类编排，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并汇总成书。

本书是一本研究民族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必备的资料集，尤其适于各图书馆及综合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入藏，也可供广大史学爱好者阅读。

前　　言

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封建时代史学家所称的“五胡十六国”这一历史名称，它指的是以前秦苻坚等为代表的氐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曾共同建立过的十六个国家（或政权），这是由于北魏崔鸿撰有《十六国春秋》一书，而产生的一个专门历史名词。但是，当时所谓“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其实一共建立了二十个以上的政权（或国家），崔鸿只记载了其中十六个政权（或国家）的史实，而忽略了其他三四个政权（或国家）的历史。因此，《十六国春秋》一书，本来就是不完备的一本历史记载。

在这一历史时期，曾经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影响了南北朝对立政局的氐族杨氏所建的仇池政权（或国家），在《十六国春秋》中，也是被忽略之列的一个。

如以此政权存在的时问长短而论，仇池政权（或国家）存在了333年（自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至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之久，比十六国中任何一个政权都长。如比存在最长（有77年）的前凉张氏，还多了256年。

其次，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是氐族建立的前秦，苻坚曾进攻东晋，进行了有名的淝水之战。除此以外的其他政权，对全国政局都影响不大。但仇池杨氏，却曾引起北魏和刘宋的纷争：北魏曾申言要为仇池杨难当复仇，而出兵十道伐宋。影响了全国南北的政局。

至于仇池杨氏当时所据有的土地，恰当今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和四川省西北部的平武、广元

地区。其面积也是不小的。

所以仇池杨氏政权（或国家）的史事，是不允许在中国历史上被忽略的。但是仇池政权不但被崔鸿《十六国春秋》一书所忽略，后来唐代撰写《晋书》时，在《晋书·载记》中，也只记载了十六国，而又忽略了仇池。因此以后我国史家就都根据崔鸿和《晋书·载记》的说法，只知有十六国，而不知还有时间长、影响大的仇池国了。

如清代的顾祖禹，是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也说：“仇池常称臣于南北间，故不谓之国。”撰写《晋略》一书的周济，也说：“杨氏地鲜少兵事，不足为记。”这些，都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忽略，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所以，《仇池国志》就是针对中国历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记载的这一缺憾而补作的一本填空白的著作。

再次，我国的古代历史记载，如廿四史，其中除前四史中问题缺点比较少一些外，从《晋书》起，特别是南北朝各史，由于割据分裂的关系，所记史事问题很多，缺点不少，或见闻异词，或互相矛盾。因此，治仇池史时，就发生了许多同一事而各说不一的情况。《仇池国志》的“考异”就是对这种情况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在本书中共写有116条“考异”，大多数都是历代史家所未谈到过的问题。因此，本书又是一种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的书籍。

此外，《仇池国志》一书，内容包括：仇池史四卷，其中一、二卷是仇池正史。第三卷名叫《武兴记》，这是仇池末期的历史。第四卷名叫《阴平记》，这是仇池杨氏旁支的历史。另外，又有仇池列传三卷，记述了仇池各种人物的活动。仇池表一卷，记述了仇池的地理领土状况、历史大事以及杨氏的世系情况等等。书末还附有关仇池各种其他记载和参考书目，以备读者参考。

以上就是《仇池国志》一书的内容与作书的用意所在。全书

约二十万余字，共八卷，十八节。每节内有标题、简述或小传。其下又附有史料和“考异”。外有地图四幅。

本书在编写的初期，承徐中舒教授指导及缪钺教授的审查。另外还有陈寅恪教授、顾颉刚教授、蒙文通教授及家父李思纯教授的指导与协助，才能完成初稿。本书后又几经修改与重补，于定稿后又经四川省人大副主席张秀熟前辈的大力支持，与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徐溥同志及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徐仁辅同志的大力介绍，最后又承王利器教授、吴天墀教授的有力推荐与协助，才得达到出版。特此一并致谢。

李祖桓于成都四川大学

1983.5.9

审查报告（1948.10）

缪 钺

铖承命审查李祖桓君所著之《仇池国志》，谨按此书，搜辑撰次，用力勤劬，比勘异同，考辩详密，允宜公诸当世，嘉惠士林，书中优点，胪陈如下。

白马氐杨氏，自汉建安时据仇池建国，中间屡蹶屡兴，至梁元帝承圣二年，为西魏所灭，年逾三百，事更数朝，界居陇蜀，关涉南北，十六国中胡人所建诸国，历时既无如杨氏之久，而西徼夷邦，如吐谷浑、宕昌、邓至，与中国相关，亦未有如杨氏之密者，顾杨氏三百余年之事迹，自古无专书记载，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叙西晋以降偏霸诸邦，既未列仇池，而检《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亦无专记杨氏之书，其事之散见诸正史者，如宋、齐、梁、魏、周诸书，均有《氐传》，然限于断代，事多缺漏，《北史·氐传》虽综述杨氏始末，亦嫌简略。

李君生千载之后，就现存文献中，广搜杨氏事迹，断章零句，摭拾无遗，排比纂次，注明出处，成《仇池史》四卷、《传》三卷，又作表六、疆域图四，总名曰《仇池国志》，于是仇池杨氏之事，桀然明备。于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颇有裨益，而其精力所注，尤在“考异”。盖晋、宋、齐、梁、魏、周诸书，及南北史记杨氏事，人名、地理、年月、事迹，常多违戾，即一书之内，本纪、志传，亦或不同。李君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法，撰“考异”一百一十六则，于诸书违异之处，详加辨订，说明取此舍彼之意，观李君“考异”从《通鉴》者独多，盖《通鉴》对于史料，审订精密，故最可信据，异日治仇池史事者，亦将以李君之书为最可

信据也。

抑余犹有进者，凡治历史，以审订史料为基本而重要之工作，所根据史料之真确性如有问题，则其阐发之意义，亦将徒劳，甚至谬误。《廿四史》为治国史者主要之资料，尤须精密之审订，前四史及《晋书》昔人用力较多，其会萃众说、参附已见撰为一书者，如泷川龟太郎之《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之《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晋书斠注》，虽未尽详核，亦颇便学者。《三国志》则有近人卢慎之君所撰之《三国志集解》，尚未刊行（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十五期卢君文中曾述及，言已积稿数十巨册）。

惟《宋书》以次研讨者尚寡，李君此书，虽意在纲罗仇池史迹，使成统贯。而自另一方面观之，亦即晋、宋、齐、梁、魏、周诸书一部分史事，精核之审订。曩与友人谭秀龙（其骧）君论学，拟集合同志数人，仿清人刘宝楠、陈立等相约撰《诸经新疏》之例，于南北朝诸正史，各任一部，为作详密之校注，庶几治中古史者，可省精力。而离乱栖遑，役于衣食，为己者少，为人者多，岁月空移，所志难遂。今读李君书，深服其审订史料之谨严密栗，因附陈曩怀以贡诸世之有同好者。

弁　　言

李思纯（哲生）遺稿

《仇池国志》者，长男祖桓所著，始自辛卯，迄于丁亥，前后七年，四易稿本，初属稿时曰《补晋书仇池载记》，厥后增充，以成此书。当属稿中，余在峨眉，正丁先父母丧，奔越怆怛未之审也。祖桓性耽乙部，尤喜汉后隋前。此书成自辛勤，尤难鸠集史文，附为“考异”，散见群籍，极费旁搜，虽曰偏霸一隅，庶几补崔鸿、汤球之所未及。

余常谓两汉泱泱之风，与海外大秦，东西双峙，其后“蛮夷”崛起，相映土崩，东土五胡与西欧日耳曼族，巧合同揆。然欧土学人，钻研中古，于“峨特”（Goth）、“富浪”（Frank），“万鞑”（Vandal）、“萨逊”（Saxon）诸种，无不博稽旁弋，尽其情状。国史当汉晋之季，难免遗舛，氐之为族，种族杂合，兼括秦、巴，此为通名，于苻秦、李蜀、吕凉之外，仇池实为巨魁，奕世传承，则迈越诸国，勤为专志，亦固其宜。今之学人，攻研契丹、女真，自正史外，尚有资于叶隆礼与宇文懋昭之书，祖桓所为，其亦有裨于治汉后隋前之学者欤？未可知也。

余生平治史，断自宋元，交错辽金，于魏晋列朝，南北分疆，无所究心，颇缺参证。祖桓之为此书，经吾友徐中舒、顾颉刚、蒙文通、缪彦威诸兄，为之指示，所启实多，陈寅恪先生履蜀，亦曾寓目，颇致嘉许。今付印行，谅非唐突。余学无根器，沈澦寡成。此予以青年奋志，寒暑不间，辛苦经营，遂有微获，苟足贡益学术界于万一，则其劳为非虚也。海内宏博，惟海正之。

一九四八年戊子初冬，书于成都敝庐

自序

氐族的来源，据《魏书》说，是所谓“西夷之别种”。又《魏略》也将氐族列入所谓《西戎传》内。因此我们可以说，氐族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之一。至于“氐”这一名称，虽见于《诗经》“自彼氐羌”一语，但该族崛起的时期，实在汉晋之间。

我国历史自春秋至汉末晋初这一阶段中，是汉族奴隶主或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期。到了晋初，汉族地主阶级由于内部斗争，其政权开始削弱，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趁此不断兴起，于是有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氐族统治者露其头角、建国自雄的，计有三国。

即（一）前秦苻氏。（二）后凉吕氏。（三）仇池杨氏。他们同源于武都。《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白马氐”，即此三氏的祖先。至于当时还有另一建国的“成汉”李氏，其种族属于《晋书·载记》中所谓的“廪君之苗裔”。这一族最初迁至巴西，后来才移至略阳与氐族同化，遂称“巴氐”。与苻、吕、杨三氏均非同种，故不在此例。

氐族最盛时，它的分布地域较广。最初由武都一地渐渐地扩及陕西、甘肃一带，至前秦苻坚时，由于疆域过大，就把部落分别安置在前秦所属的各地。这就是氐族的极盛时代，但在淝水一战受到挫折。又当十六国分立时，后凉吕光举行西征，于是氐族的势力还曾及于西域地带。而成汉李雄更据有巴蜀四十多年。由于前秦苻氏、后凉吕氏、成汉李氏这三者的史事，已比较详细的载于各史籍中，这里我们不再论及。但仇池杨氏这一氏族建立的国家，其史事散见于群书，而又缺乏专门的记载，即使有记述这

一史实的文献，也是简略和分散的。历代史书，如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书，对仇池就没有记载，他认为仇池是臣服各国的附庸，所以不记载它。唐时撰写《晋书》也据此理由，对仇池从略，因此无《仇池载记》。故后来的史书均未载入，如《晋略》一书就说：“杨氏地鲜，少兵事，不足为记。”《读史方舆纪要》也说：“仇池常称臣于南北间，故不谓之国。”

据以上的说法，我们要问：仇池史事果真是如上所说，是不足道的吗？这里我可以肯定地答复说：不然。由于它的史事散略杂乱，因此过去的学者认为仇池不值得一谈。其实，假如我们不惮烦地条录其事，并广泛地搜罗群书，按时间排比编年，加以系统化，那么得到的结果，可知仇池实际上是崔鸿所记十六国之外的、另一个延年甚久、举足重轻于南北朝之间的国家。何以我要如此下结论呢？下面列举我的理由有三。

为了说明仇池是十六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可以从建国时间的长短，领土的广狭和独立不屈、坚强立国的精神这三个方面来与十六国比较，就可证明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以立国时间、享年长短而论，据《历代帝王年表》一书所载，则崔鸿所记的十六国历年久暂有如下表：

《历代帝王年表》			二部子集 《辞海》《五胡十六国表》
①前凉	张氏	77年	76
②成汉	李氏	44年	46
③前秦	苻氏	44年	44
④西秦	乞伏氏	44年	47
⑤北凉	沮渠氏	43年	39
⑥后秦	姚氏	34年	34

⑦后赵	石氏	33年		33
⑧北燕	冯氏	28年		28
⑨前燕	慕容氏	27年		64
⑩前赵	刘氏	27年		26
⑪夏	赫连氏	25年		25
⑫后燕	慕容氏	23年		26
⑬西凉	李氏	22年		22
⑭南凉	秃发氏	18年		18
⑮后凉	吕氏	17年		18
⑯西燕	慕容氏	10年	南燕	13
仇池	杨氏	333年 (自公元196年〔汉建安元年〕——552年 〔梁承圣元年〕)		

查上表，可知崔鸿所记《十六国春秋》及唐代所写《晋书·载记》中所记的十六国无一个延年之久可与仇池相比的。

计仇池杨氏，有国之时极为长久。如细别之，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自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共一百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腾、杨驹、杨千万、杨飞龙四人。

第二期，自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起，至晋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共七十六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茂搜、杨难敌、杨毅、杨初、杨国、杨俊、杨世、杨纂八人。

第三期，自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至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共五十八年。此期的仇池首领为杨定、杨盛、杨玄、杨难当四人。

第四期，自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至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共六十四年。此期的仇池首领为杨文德以下诸人。

第五期，自梁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至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共三十五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绍先以下诸人。

故如总计仇池的年代，前后共有333年之久，就只以晋代而论，仇池自杨飞龙至杨盛，也有123年以上（自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至于仇池杨氏的远族，他们绵延传代的时间，还没有计算在内。故如以历年久暂而论，以十六国较之，实以仇池居首位。但仇池确未写入《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内，这是二书作者的疏漏，也是我认为仇池应与十六国并列的理由之一。

其次，或许有人会说，仇池历年诚然很久，但是它的领土太窄小，而人口也太少了，所以不能叫做一个国家。这里我也可以说，持这种理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可以举出另外的理由来论证：

我们根据《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所载《历代州域形势》论述的十六国疆域说：

前赵：“二刘盛时，其地东不过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酉。”（以今地言之，约当今日陕西全部，及山西、甘肃、河南的一部）

成汉：“成李盛时，东守三峡，南兼僰爨，西尽岷邛，北据南郑。”（约当今日的四川大部及陕南全部）

后赵：“石赵盛时，其地南逾淮汉，东滨于海，西至河北，北尽燕代。”（约当今日河北、山东全部及江苏、安徽河南的一部）

前燕：“慕容燕盛时，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渑，北守云中。”（约当今日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全部）

前凉：“张氏盛时，尝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约当今日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大部）

- 前秦：“苻坚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磾。”（约当今日的华北全部及四川大部，为十六国中版图最大的）
- 后燕：“后燕盛时，南至琅琊，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约当今日河北全部及辽东、山东、山西的一部）
- 西燕：“有上党、太原、平阳、河东、乐平、新兴、西河、武乡，八郡地。”（约当今日的山西大部，及河南一部）
- 后秦：“姚秦盛时，其地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约当今日的河南大部、陕西全部、甘肃一部）
- 西秦：“乞伏盛时，其地西逾浩亹，东抵陇坻，北距河南，略吐谷浑。”（约当今日的甘肃大部及青海一部）
- 后凉：“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壤，宛然如昨也。”（其地与前凉同）
- 南凉：“南凉盛时，东自金城，西至西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约当今日的甘肃、青海各一部）
- 北凉：“蒙逊盛时，西控西域，东尽河湟。”（约当今日甘肃的一部）
- 西凉：“西凉有郡凡七。”（约当今日甘肃一部）
- 南燕：“南燕之地，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钜野，北薄河。”（约当今日的山东、江苏、河南各一部）
- 夏：“勃勃盛时，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约当今日陕西、甘肃的各一部）
- 北燕：“冯氏袭燕旧壤，与燕地相同其大小。”
- 以上是《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所记十六国疆域的大概，再以《十六国疆域志》一书较之，则洪亮吉与顾祖禹的说法是相同的。

如再用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较之，也是相同的。更用《通鉴》及晋魏等书零星散见所记的仇池疆域相较，就可以见到仇池也不是领土狭小的国家，它的疆土，大约如下：

仇池：杨氏最盛的时期有二。

- ①为初兴立国的时期，即杨茂搜、杨难敌在位时代。
- ②为中兴时期，即杨盛、杨难当在位时代。

仇池初期的疆域，据有武都、阴平，杨难敌伐张光而据有汉中之地。这时仇池的疆域，已兼有陇南、川西北边区及陕南诸地，后来被苻坚打败而人徙地空。

仇池第二时期之初，杨盛据有武都、阴平旧地，后又以兄子杨倦乘樵纵起事的时机，得到汉中。到杨难当继位，更据有宕昌、上邽等地，并以赵温为秦梁二州刺史。当时仇池的领土，约当今日四川西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为仇池版图最大时期。故《华阳国志》对仇池第一期强盛之时说它是“种众强盛，东破梁州，南连李雄，威服羌戎，并氐僕如一国”。这就是仇池疆域的大概情况。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以仇池疆域的广狭与十六国相较，也并不下于西凉、北凉等国，但是仇池有比较大的领土，而不得与十六国并列，这就是《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特别疏漏的地方。

至于仇池的人口，这在史料中没有多少统计的资料。但从《晋书·载记十三·苻坚上》这一条史料来看，它说：“（杨）纂率众五万拒雅（苻坚大将）。”又《晋书·载记二十五·乞伏乾归》条史料内说：“杨定率步骑四万伐之（乞伏乾归）”。就此二条史料看来，仇池出动军队可多到四、五万人，那么它全国的人口决不会很少。这是确然无疑的。

还有就是在仇池衰微时，宋雍州刺史王玄漠还上奏说：“如臣愚见，蕃悍汉川，使无虏患，头（杨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可见这时仇池人口也还是不少的。

这是十六国应和仇池并列的理由之二。

其三，或许还会有人说，仇池历年诚然很久，疆土也比较广大，但坚强立国的精神就太不够了！原因是它经常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国。我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如果认为曾经作过其他国家的附属国的，就不得列入十六国内，或不得称为国家的话，那么，如西凉李氏、前凉张氏都始终称臣于晋，而西秦乞伏氏就称臣纳贡于后赵很久，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事，也史不绝书，那么仇池曾为他国附属就不得称为国家，而西凉、前凉、西秦等又可以称为国家，这是什么道理呢？又如私谥王号及改元等事，十六国如此，而仇池也曾如此：如杨盛私谥杨定为“武王”，杨玄私谥杨盛为“惠文王”。至于杨难当改元“建义”并置百官，同于宋魏。杨绍先还自称皇帝。它的制度与十六国又有何不同，或不及呢？故仇池坚强立国的精神，也是不比十六国差的。独谓仇池不得叫做国家，这实在是错误的认识。

何况以十六国而论，它们割据自雄，但一遭挫败就很少能有再起的。只有仇池，一灭于苻秦而杨定兴之，再灭于刘宋而杨文德复兴之，三灭于元魏而杨绍先更复兴之，屡败屡起。这种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在十六国中是从未见的。以此而论，十六国确不及仇池。因此，又怎能说仇池不是一个国家，不足与十六国并列呢？这是仇池应与十六国并列的理由之三。

根据以上三项理由，以仇池与十六国比较，仇池无一项不可不称为国家，也无一项不足以与十六国并列。但是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却不列仇池，《晋书·载记》也独缺仇池。这岂不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史上的一缺憾吗？故仇池史事，急应补志。

对于这一课题，我当年攻读四川大学时，课余偶读《资治通鉴》发现仇池史事历年很久，因此检录积累，对仇池史事梗概有